

清末县衙的腐败黑幕

魏 少 游^①

一、卖官鬻爵

做官比经营工商业容易发财，一人的财力有限，不能够捐一个知县，遂约集二三人集资捐一个知县，推定一人担任知县名义，到任后推定一人做稿案门子，一人做账房师爷收赃款，按股均分，如公司分红利一样。

清末我以捡选知县资格分发福建省，在督粮道衙门充当文案委员，关于当时地方黑暗情况，仅就个人见闻所及，择要记之。

清末因财政支绌，遂大开捐纳之门，实际就是公开的卖官鬻爵。例如：郑州黄河决口，名为“郑工捐”。各省遇有灾荒就

^① 作者当时在福建省督粮道署充文案委员。

开捐，名为“赈捐”。不论什么人，什么出身，只要有钱，都可捐官，名为“捐班”。自道台三品大员，以至“从九”“未人流”未职，都规定有一定的价格，均可按其出资多少，予以大小官职，由吏部注册，或由部选，或公发各省候补。

因为有捐官的捷径，所有纨绔子弟以及地主富贾，都能以钱买官。仕途流品复杂，就不可究诘了。此辈分发到省，因人员非常拥挤，分班补缺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就再加些钱，捐个尽先补用或遇缺即补，名为“大花样”，马上就可补缺到任，大事搜刮，不到任满（三年为一任）就宦囊充盈了。俗语说：“一任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清者尚且如此，贪者更可想而知了。刮地皮得来的钱，知县就可再捐升知府名为“过班”，知府就可再捐道台，如扩大再生产一样，官越大就发财越大，人民被剥削就越厉害。

光绪末年又开了一个捐田办学堂奖给实官之例。当时大地主们都是眉飞色舞，以为有这样的机会，不仅可以做大地主，又可由大地主变做地方官了，遂千方百计与本籍县官勾结，行些贿赂。县官见钱眼开，也乐得成人之美，把捐的下等瘠地捏做上等肥地，虚报价值，凑成一万元以上的数目，呈报督抚专案奏请奖给知县一职，即由吏部选补实缺，走马上任。例如西平县大地主赵国楹，就是因此选补福建长太县知县，因贪污无能而撤职。遂平县大地主赵蓉镜因此选补山西交城县知县，终以墨败。其他各省由此后任知县者不胜枚举。

又有最奇的怪现象，莫如集资捐官一事。有一种政治流氓认定做官比经营工商业容易发财，但是一人的财力有限，不能够捐一个知县，遂异想天开约集二三人集资捐一个知县，推定

一人担任知县名义，到任后推定一人做稿案门子，一人做账房师爷收赃款，按股均分，如公司分红利一样，真是一本万利。闻同治末年福建省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此事流传到清末，老官场中人犹记忆之，谈为笑柄。

二、营私舞弊的刑名钱谷师爷

知县以下有刑名、钱谷二席，虽系佐治人员，却称为老夫子。自督抚下至知县各衙门的幕宾，均系绍兴人的盘踞。师徒传授，习为专业，上下勾通，造成一个系统。

知县衙门内部组织极为简单，知县以下有刑名、钱谷二席，均由县官聘请，称为西席。与县官分属宾东，不敢以属员待遇。刑名一席主办诉讼及其他事项，钱谷一席主办经征田粮杂税及一切财政事项。这两席人选必须聘请绍兴人充任。虽系佐治人员，却称为老夫子。自督抚下至知县各衙门的幕宾，均系绍兴人盘踞。师徒传授，习为专业，上下勾通，造成一个系统。知县得缺，上级衙门的幕宾就荐其徒弟充任此席。大县请二人分任刑钱两席，小县请一人兼任刑、钱两席，故通称为刑钱师爷。县衙门遇有疑难大案件，或将受处分的案件，徒弟可以向其老师请示办法或将案卷封送老师核定办法，然后再上正式公文，就不致再受驳斥，并得到开脱处分。因为绍兴师爷各有密本传

记，历来成案例子，他们就可以援引比附，上级就不得不准。县衙门如不用绍兴师爷，没有内线，上层公文，常碰钉子，县官的位置就无保障了。因此对绍兴师爷恭维备至，不敢得罪。绍兴师爷遂挟制县官操纵一切，营私舞弊，肆无忌惮。

三、当权舞弊的稿案门子

要权部门就是稿案门子。因为全衙门凡承上启下所有的公事均要经他们的手。他们想快就快办，想积压就积压，无论当事人冤枉有多么大，事情有多么紧急，不把他们打通，他们就可能蒙蔽县官，不得上达。县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事情，都离不开他们。

知县衙门还有一个要权部门，就是稿案门子。因为全衙门凡承上启下所有的公事均要经他们的手。他们想快就快办，想积压就积压，无论当事人冤枉有多么大，事情有多么紧急，不把他们打通，他们就可能蒙蔽县官，不得上达。这一部门的人选都是县官平日最得力最亲信的家人奴仆下人充任，做县官的喉舌爪牙。县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事情，都离不开他们。所有赃款往往从中折扣侵蚀，有时比县官所得还多一些。就是很清廉的县官，他们也有手段，进行欺瞒，卖传票，放押犯，弄权舞弊，防不胜防。一般都称县官为“太爷”，称稿案门子为“二

爷”其权势可想而知。此辈常说：“做官为名，做仆为利”。这是天经地义。

又有一种名为“带肚”稿案门子，其行为更为恶劣。凡县官在省候补即将补缺或部选县官，一时还未能到任的，往往无钱应付一切，并不能预支到任的费用，就有曾当过稿案门子发过财的人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就托人钻营，拿钱帮助未到任的县官，允许到任后一定派他当稿案门子。此辈因系买来的地位，就有权把持一切，如何卖案（打官司行贿反曲为直）、卖传票（有油水的讼案花钱买到手传票就可向诉讼当事人勒索一切款费），其他卖六房的当家卯首和经承，卖三班的卯首老总，稿案门子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叫谁干，县官就得叫谁干，不能驳回。因为这样，把县官搞得声名狼藉，要受处分时，他们就见机而作，设法脱离，将来县官即令受到惩办，他们还可逍遥法外。

四、敲骨吸髓的三班六房

因为历经兵燹，关于田赋的鱼鳞册籍散失无存，书吏们都有密簿的册子，不肯献出，视为他们的衣食根子。县官虽明知道他们的弊端，因为离开他们就无法征收，也就不敢轻易撤换。就是当家行将死逝，接替的人也须向前手买来密册，才敢接办。

县衙门设有六房：1. 吏房，2. 户房，3. 礼房，4. 兵房，5. 刑房，6. 工房，和中央设有六部一样。各房的事务繁简不同，书吏的名额也多寡不同。在卯簿的第一名俗称为“当家”的，是一房的主要人员，下有“经承”若干人（有专责的人），“清书”若干人（无专责的人）。户房的重要职务是经征田赋杂税和捐派。他们巧于多方绕算，任意浮收，又借口死亡逃户，征多报少，侵蚀中饱。因为历经兵燹，关于田赋的鱼鳞册籍散失无存，书吏们都有密簿的册子，不肯献出，视为他们的衣食根子。县官虽明知道他们的弊端，因为离开他们就无法征收，也就不敢轻易撤换。就是当家行将死逝，接替的人也须向前手买来密册，才敢接办。因此县官得到他们的贿赂，也不肯另易生手了。其次有油水的是刑房。刑房的主要职务是经办民刑诉讼，他们例案熟悉，承办案件惯能移重就轻，并能私改口供，毁灭证据，只要得到诉讼双方任何一方的贿赂，就有偷天换日的手段。县官明知这些弊端，因为他们办事顺手，也就不加究诘了。其他各房事务较简，书吏不多，与人民直接利害不大，不过遇着有关的事，有些小小敲诈罢了。总之，六房办事的人是没有不要钱的。

县衙门设有三班：1. 皂班、2. 快班、3. 捕班。另外尚有民壮。各班差役少则数十人，多则百余人不等。还有不在卯簿名为散役。各班都有正班头、副班头，俗称大老总、二老总。所有各班差役，都由老总公派办事。遇有诉讼传案，都是以当事人的贫富和案情的轻重来勒索的。命盗重案，更可栽赃诬陷，株连多人，借端敲诈。捕班名为缉捕盗贼，实际则是豢养盗贼。该班常有惯作盗贼的数十人，名为散役，各行各业（盗贼也分

门别类，各有专技），兼收并蓄，平时分布各处，从事盗窃，收来的东西都须献给该班老总。如有私匿不交，一经查出就要受到残酷的私刑。因此他们就不敢少有取私。要是被盗窃的是有势力或露头面的人，一经报案，老总就假称查获赃物归原主，并不肯交出盗贼。县官如追案紧急，老总只指定散役一人，顶名到案，不过笞责一顿，管押几天就完了。经过一定时间，若无人追案，老总除自留一部分外，把赃物拿出来给大家分配，名为“开花”。

新官到任照例要把六房三班在卯簿的书吏、差役点名一次，名为“点卯”。各房各班照例要送新官一项例规，名为“卯礼”，书吏、差役如不照例送礼，就要将其除名。书吏、差役一经点过卯，以为位置得到保证，就敢大胆为恶了。

县衙门除设有监狱收禁已判决的罪犯或未判决的重要犯人外，还设有看守所，管押尚未判决的人犯。凡交看守管押的人犯必须送所长、所丁一些例规，如勒索不遂，夜间则把被看管的人犯锁在一条大木梁上，名为“上串”。把铁链勒得非常紧，使其不能转动。白天则把他们放在烈日之下，或便溺的地方。总要得到了钱，才改变对待。花钱多的或将其调到优待室，并设有高铺，并可代为购买食物；如狱卒所丁得不到钱，就是监犯押犯家里有人送饭，也不能好吃到嘴里。

五、打官司的重重鬼门关

官代书代写一张状子原无规定应收多少钱，代书就可任意需索。出钱多的就代为虚捏事实，假设干证，说得逼真逼肖。出钱少的就是真有冤枉，也写得含糊其词。

小民打官司，首先必须找官代书写状子，盖上官代书的戳记。如无官代书的戳记，衙门就不收受。这些官代书凡新官到任，就要照例考试一次，交纳一定的规费，才发给戳记，准其开业。代写一张状子原无规定应收多少钱，代书就可任意需索。出钱多的就代为虚捏事实，假设干证，说得逼真逼肖。出钱少的就是真有冤枉，也写得含糊其词，一经审讯，口供和状子往往不符，以致无法根据判断，刁猾的人往往反曲为直，拙口笨舌的人反而有冤莫伸。

县衙门大堂上照例设有一个大鼓，名为堂鼓（登闻鼓），小民如有冤枉紧急的事故，可以随时击鼓鸣冤，免去许多周折。但是衙门把这个鼓放在高高的架子上，又在鼓面上盖上一块木板，又派一个差役日夜看守着，不准小民在堂鼓近处观望，若有人击了堂鼓，县官就要把看守的差役重加笞责。所以这个堂鼓就形同虚设。小民没钱写状子就不能告状了。

小民告状需经过许多手续，花许多钱，耽搁许多时间。就是很有理的事情，结果能否把官司打赢，还是毫无把握。民间

有一句流行的话：“屈死莫告状”。告状买状纸要钱，找官代书写状子要钱，投状子要钱，查批词要钱。还有许多批不准的。就是批准了，差役拿着传票到乡，首先要经过当地的总保（旧时的保甲人员）或地痞流氓从中关说差役传案的规费，名为“说份子。”原告出的少些，被告出的多些，都是视案情的轻重、当事人的贫富，决定勒索钱的多寡。若是差役买来的票子，更是勒索得多，除了收回买票子的本钱以外，还要赚钱好几倍。若不能满足差役的欲望，就要拿铁链锁人。一经把钱花足，差役马上就变为和颜悦色，说许多人情的话。人们都骂差役为“狗腿差”、“狗脸差”。若是老总到乡，更是凶如虎狼了。打官司的人被传到案后，就需先花一笔钱，名为“打到礼”。到堂讯时，又需花一项钱，名为“铺堂礼”。如送钱不足，差役就不把你这一案列入应讯案内，长期搁置，又不准当事人离开一步。所有人差以及证人和帮讼人都需由当事人管喝管吃，甚至还需管鸦片烟，多延误一天，就要多一天的花销。过堂后有的需交保复讯的人，因乡下人到城，人地生疏，往往找不到保人，只要肯花钱，更差就代找保人。答应皆行管押的人，一入看守所，就需出各种规费。开枷时也要花钱，名为“摘笼头”费。若被笞责的人，必须向皂班执刑的人行贿，出钱的人就被打得轻些，不花钱的人，就被打得重些。就是双方因受不了讼累，都愿意和，也需出一定的规费，名为“和息”；如不出“和息”，就不准和解。俗语说：“一纸入公门，九牛拉不出。”人们往往因一场官司打得倾家败产，后悔莫及。

六、福建粮道与布政司

布政司尚其亨，是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，他在衙门内雇用一个小使女红墙妹，颇有姿色，尚其亨就和她发生性关系，言无不听。就有无耻的候补人员钻红墙妹的门子。

福建省督粮道衙门，专管供应八旗驻防官兵的口粮，道台张星炳每当新稻收获之后，就派员到外县或托当地绅商，以贱价购买次米，以高价上米作报销，每月发粮的时候，则以好酒席款待领粮的官兵以堵其口，免得挑剔。并互相勾结，虚报截旷，侵蚀公款，尽饱私囊。

布政司尚其亨，是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，他在衙门内雇用一个小使女红墙妹，颇有姿色，尚其亨就和她发生性关系，言无不听。就有无耻的候补人员钻红墙妹的门子，进行贿赂，得到署理县缺或其他优差，搞得声名狼藉，尽人皆知。

七、田赋积弊

县衙门生活费用无一不是商民所支应，粮行支粮，屠行支肉，油行支油，宰锅支烛，盐店支盐，席行支席。上司衙门所有需用，都是例由所属首县支应，名目繁多，不可数计。当时流行有一句话：“太太的裤带都要支应！”

县衙门征收田赋，各省各县情况很不一致。有些县是征银，每征银 1 两，连同火耗秤余，有征收 1 两多的，有征收 2 两多的。有些县是征钱解银，有每两收制钱 2000 多文的，有 3000 文的。当时银价每两市价买一千一二百文，浮收为数很大。县衙门除将正银 1 两和少数“耗羨”上解藩库外，余款尚巨。县官不能独居，就公开地分肥。上及各衙门自长官以至幕僚，县官就要按其等级，应得例规多少，如数送给他们，下余都是县官塞入腰包。

征收田赋，向有大小粮之分，一般的是 3 钱以上的为大粮，3 钱以下的为小粮。小粮都是贫穷、小户或距城较远，完粮不便，未免有所迟延。县衙门于大粮征起之后，就派粮书、粮差带着粮票到乡催征。就假滞纳罚金之名（忙不完粮定有罚则），任意敲诈。有的正钱只出钱 200 文就够了，往往勒索 1000 文 2000 文不等。他们得到的钱除上缴正银外，由粮书粮差户房和

账房师爷分肥。

县衙门生活费用无一不是商民所支应，粮行支粮，屠行支肉，油行支油，宰锅支烛（杀牛的为宰锅，有牛油可以制烛），盐店支盐，席行支席。其他零星杂物数不胜数。不但不官价，并且还要“门包”（经收人的小费），不出“门包”经收人多方挑剔，要得更多。衙门用之不尽，就以赎价卖给外人。有些东西根本不要实物，都责令按月折价，支应的行道以为直截了当就乐于折价，以免麻烦。

上司衙门所有需用，都是例由所属首县支应，名目繁多，不可数计。当时流行有一句话：“太太的裤带都要支应！”这足以说明支应的繁多了。县官因为支应差事，赔累很多，到相当时期，上司就要对其委以肥差大缺（钱粮多的地方），县官不但可以收回赔的钱，还可赚很多的钱。

八、衙门三爷及其他

“衙门怕三爷”就是县官的少爷、舅爷、姑爷。这三爷都是县官亲信的人，在衙门内都有权作弊，所以外边的人都相信他们是最可靠可走的路子。

俗话说：“衙门怕三爷”，就是县官的少爷、舅爷、姑爷。这三爷都是县官亲信的人，在衙门内都有权作弊，所以外边的人都相信他们是最可靠可走的路子。光宣之间时有杀命事件发生，

做官的都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未能久保，一经到任都是急抓急刮，把他的三爷安插在衙门之内，以免利权外溢。三爷们就勾结幕僚稿案和吏役等狼狈为奸，卖传票，放罪犯，私押人，无恶不作。例如福建漳浦知县孙某的少爷和差役勾结勒押人犯，勒索巨款逼死人命，被人告发，就被上司参革了。长泰县知县赵某纵容他的少爷和吏役们接近，遇有讼案，能花钱的就暗示当事人，只要大花钱保证他能把官司打赢，并且一日数次催促吏役办得越快越好，以致搞得声名狼藉，怨声载道，结果被撤职查办。闽侯县知县左某，因巨商杨合春贩卖鸦片，已判以死刑，杨合春大惧，就托人走县官舅爷的路子，连夜送县官以巨款，就改判徒刑。杨合春又增加些钱，最后改判宣告无罪。一日夜间，三改判决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上司闻之，无法为之掩护，才把县官撤惩了。

闽人好斗，福建下府（省会北部为上府，南部为下府），此风尤甚。这就使地方官造成一个发财机会。下府各县人民都是聚族而居，大族欺压小族，强族欺压弱族，辄以发生械斗，往往累月经年不止，斗到双方都筋疲力尽，或一方力不能支的时候，才向县衙门告状。事前县官虽明知道两族一经发生冲突，伤亡必多，也不设法制止，等到告状以后，县官才带稿案门子和吏役多人住在乡村去拿人，饭食需用都是该乡村供应，双方就请出绅士亲友（名为公亲）从中关说，请求县官从缓拿人，由他们调解，看双方被打死的有多少人，除一条命抵一条命外，这一方面多打死那一方面一个人就包钱若干了事。而县官光说拿人，却不动手，只拉弓不放箭，到了送的贿赂满足了，随从的吏役都得到钱了，公亲也得到馈赠了，就准其和解完案。每

一次斗案县官就发一次财，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损失。更骇人听闻的是一族多打死对方一个人，无力赔款时，就由族长指挥找本族中孤贫无依的老人，在祠堂内设一桌酒席，把这个老人让在首席，说明本族的困难，你老人家活着也无什么好处，牺牲你一个人，就救了本族不再给钱，这个老人不答应也不行，吃完酒席就把这个老人打死，也说是对方打死的，一命抵一命就不致包钱了。县官明知这种情况，因为得到贿赂就不过问了。

一般的人命案件大概都是包钱了事。被指控的人并非正凶，都是有钱的人。县官因人命重案，拿获正凶，照例都有一定的限期，逾期不能破案，就要受处分。县官办案紧急，被告的富人恐怕连累自己，就送县官一些贿赂，并花钱买一个穷人，卖命顶案，教其到案后，供认杀人，不变口供，就是判了死刑，也不反悔，县官得人钱财就与人消灾，并可免除处分，也就马马虎虎将错就错，定案上报。

南洋群岛的华侨，福建人最多，入耶稣教、天主教的人也最多，全省各县大点的乡村都有教堂，所以内地入教的人也最多。一经入教，就得到传教洋人的庇护，遇有讼案，状子上就写明是教民，请求传教洋人与县官写信或当面请托。县官以媚外的处理，不敢得罪洋人，上级办交涉的人员都是如此，恐怕洋人向上级衙门说他的坏话，就要受申斥，说他不善办理外交，或有的还被撤职。因此，教民气焰日益嚣张，仗势欺人，激起众怒，烧教堂杀洋人的事也逐渐发生了。

黑暗污浊的县衙门

张 钊

一、官不大权不小

县官知事是基层的行政兼司法官，官的品级虽低，却是正堂正印，权力极大，朝廷六部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的一切政令都要下达到县里实行。

在清朝封建统治的体系中，县官（知事）是基层的行政兼司法官，官的品级虽低，却是正堂正印，权力极大，朝廷六部（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的一切政令都要下达到县里实行。一个县里人民（大县百万人，中县数 10 万人，小县 10 万人左右）的生产、生活、风教、诉讼、治安及其他，无下与县官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自古称县官为“亲民之官”，亦称“父母官”，这是希望县官能为民办事，替民做主，勤政爱民的意思。但好官毕竟不多，贪官却十居八九，因此老百姓称县官为“灭门知

县”，这反映了县官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和人民对县官的痛恨。

辛亥革命后很长时间，县衙门实质上是因袭陈规，没有什么改变。我曾一度管理民政，思革其弊而未能。故将过去县政的黑暗污浊情形，回忆记录，做为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参考。

先说说县衙门的各项规制。封建王朝为了使县官能完成替它镇压和剥削人民的任务。在每县都给县官建筑了规模宏伟的县衙门，作为县官居住和治事之所。衙门的大门叫“仪门”，威仪临民的意思。二门叫“宜门”，诸事咸宜的意思。大门内，左为班房，住如狼似虎的差役；右设监狱，高墙铁窗令人望而生畏。大堂为审讯刑事大案和举行典礼仪式之所，中设公案，刑杖钟鼓布列两侧。大堂两旁为房科所在。大堂后屏门四扇，站传呼之役（一名堂夫，又叫门口）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。再进一层为二堂，仍是公案中设，仪仗排列，为讯问民事之所。再后为三堂，为吩咐处理衙内事务之所。大堂后有东西两花厅，为接待宾客之所。三堂后为县官眷属住所。签押房在花厅附近，为县官办公之所。刑名老夫子住在东花厅后，书启教读老夫子住西花厅之侧。仓房位于衙门之左右，马号在衙门左侧。衙门前照壁高大，所有布告榜示都贴在上边。大门口挂虎头木牌，悬贴诉讼批示。

衙门内有六房三班。六房分掌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的公事和管理档案。六房各有一负责人，称为书吏，俗呼为“大老先”。“大老生”之下有“二老先”、“三老先”。“大老先”在房里当书吏的时间最久，资格最老，对所主管的公事和档案最熟。他不一定每日到房办公，或到房看看问问，亦不亲手办事，不过指点而已，但权力最大，拿钱最多。“三老先”以下都是学徒。如果“大老先”出缺，“二老先”以下依次递补。六房书吏

的职责是拟稿办公事和管理档案。尽管县知事一任一任地更换，六房书更是永远不换的，因此他们熟练公事，尤其对衙门内各种贪污枉法的门路摸得滥熟，从中瞒上欺下，营私舞弊。三班即捕班（管捕盗拿人）、快班（管送传票、送公文）、皂班（管站堂行刑）。各班有班头一人，一般是身上有点武艺（尤其是捕班）和机警灵活、广交游、多经验的人才能当上班头。三班的人俗称衙役或差役，虽有定额，但班头可以随使用不在定额的人来替他办事。究竟班里定额有多少或谁是定额内谁是定额外的差役，外人是弄不清的，因为他们即使是定额外的，见了老百姓也是狐假虎威，老百姓只有害怕的份儿。因此有不务正业的家伙情愿花钱求班头给他补个额外临时名字，以便向百姓诈财。三班的人也是不随县官更换的。县衙门内除了三班六房外，还有几个重要角色是随县官共进退的，他们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（这两位师爷一般都尊称他为老夫子，小县的刑名和钱谷也是由一个师爷兼办）、账房（多由县官的至亲好友充当）及门上（管公文收发和传票）

一个县里，除了县知事之外，还有一个捕厅和一个城守营，也是由省里委任的官。捕厅在县知事临时出缺时可以代理知事职务，平时则是管理监狱。城守营带有几十名兵管理城门的开关和在城门口稽查所谓奸凶。他俩都算县知事的属下。

师爷不算是县衙门的职务，而是由县官聘请的客卿，所以尊称为老夫子。刑名师爷管司法，钱谷师爷管财政税收，他们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。当时委任县知事之权在藩台，藩台衙门挂牌委出某人为某县知事后，这位新任县官除先叩见藩台谢委外，必须拜访藩台衙门的老夫子送门包费（大县百两银子上，小县 50 两银子），请他介绍一个或两个师爷随同上任，这样以